

父親的書房裡永遠擺著一把鋼尺。那是把老式的不鏽鋼尺，邊緣已經被摩挲得發亮，尺面上細密的刻度卻依然清晰可見。每次走進書房，我總能看見父親伏在設計圖前，用那柄鋼尺比劃著什麼，眉頭微蹙，彷彿在進行某種神聖的儀式。鋼尺旁邊永遠放著他的工作日誌，翻開的頁面上工整記錄著當日的工作計劃，完成事項後面打著勾，未完成事項則用紅筆圈出，旁邊必定註明原因與改進方案。

「差一毫米也不行。」這是他常掛在嘴邊的話。作為建築工程師，父親對數據有著近乎偏執的嚴苛。記得初中的一個夜晚，我推開仍然亮著燈的書房門，看見正全神貫注的父親，問道：「零點五厘米而已，何必太執著呢？長時間盯著尺子，眼睛會很累的。」他的眼睛泛著血絲，手指輕叩圖紙上的數字，認真的說道：「樓房是要住人的，承重牆的厚度多少就是多少，一毫米也不能出入。我們錯不起。」

有次回鄉過年，大雪紛飛，而每日六時半，父親都會踏破晨霧，準時出現在樓下小區的跑道上。他在積雪中深一腳淺一腳地慢跑，呼出的白氣似在空中凝結成霜花。母親勸他休息一天，他卻搖頭：「多年晨跑的習慣一時改不了，更何況放縱一次就有第二次。人啊，就像是一根扁擔，前頭挑著事業，後頭擔著家庭，身子垮了，兩頭都會摔得粉碎。」這些年來，父親每逢假日便會晨跑，不論晴雨，身體竟比我還堅實，我當自愧不如。依他所言，便是：「年輕人也要多多鍛鍊身體，不要終日久坐在桌前當小書蟲！身體與學業一樣重要。」父親的自律綻放在他足下的步伐，咚咚、咚咚，讓我想起他書房內的老座鐘，齒輪咬合間從不出錯，嚴絲合縫地碾碎所有僥倖。

但這樣嚴苛的父親，對別人卻出奇寬容。雨季來臨時，我目睹了截然不同的父親。樓上單位裝修冷氣機時，工人失手讓去水喉管鬆脫，雨水混著冷凝水滲進客廳，也在父親剛完成的建築手稿上暈開大片水漬。我氣極了，抓起手機就要拍下證據投訴，父親卻攔住我，從工具櫃翻出防水膠帶和紮帶。「唐樓簷篷老化，去水喉移位很正常。而且，我有另一份備稿，不用擔心。」他更冒雨爬上露台，將鬆脫的水管固定在鐵架上，雨水順著他的安全帽沿滴成串珠。事後，樓上業主帶著禮品來致歉，父親擺擺手道：「我年輕時在工地，還把混凝土灌錯樓層呢！」

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社區義工張伯的事。張伯負責收垃圾，有次不小心把父親珍藏多年的建築雜誌當廢紙收走了。我知道父親很珍惜這雜誌，來不及追問為何會被張伯收走，已經先一步要找物業投訴，為父親「出氣」。父親卻拉著我到垃圾堆一起翻找。「老張眼睛不好使了。」他一邊在垃圾堆翻找，一邊跟我說：「去年，他老伴走了，兒子又在國外，我們得多體諒。」他佝僂著背，在垃圾堆裡翻找的身影，讓我瞬間醍醐灌頂：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」，想起自己平時對同學的苛責，對服務員

的不耐煩，頓時羞愧難當。我看著父親，背影如山，教我何謂榜樣。後來，他不但沒有責怪張伯，還幫他申請了社區的長者津貼和環境補助。

父親六十歲生日那天，我送了他一把電子游標卡尺，他笑著收下，卻依然用那柄舊鋼尺工作。現在，我終於明白，那把鋼尺不僅是測量工具，更是他為人處事的標竿——對待自己時精確到毫釐，對待他人時卻留有餘地。就像他設計的建築，既要嚴格遵循力學原理，又要為材料的熱脹冷縮預留縫隙。「好的建築才能讓人住得安心。」他常常說：「就像做人，要讓身邊的人感到踏實。」那些他親手繪製的藍圖上，每一道線條，都是對安全的承諾；每一個結構，都是給住戶的守護；每一塊磚瓦，都印證著責任的重量。

前些天幫他整理書房，我無意間翻到那本泛黃的工作日誌。在無數紅筆批註的頁面間，夾著一張我小學時亂塗鴉的設計圖，上面歪歪扭扭畫著「未來的家」。父親用鋼尺在旁邊重新描了直線，卻小心翼翼地保留了我所有天馬行空的構想。那一刻，我突然醒悟，真正的嚴於律己不是束縛，而是為寬以待人築起的基石；正如最好的建築，其堅固不在於材料的剛硬，而在於結構中暗藏的韌性。

如今每當我看見那把鋼尺，就會想起父親常說的話：「做人要像鋼尺，既要刻度分明，也要懂得彎曲。」這把尺子不僅丈量過無數建築圖紙，更在我心裡刻下了為人的尺度，就像父親教會了我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」，這或許是父親留給我最寶貴的寶物，剛柔並濟的性格，既能在風雨中挺立，亦能在陽光下折射出溫暖的光澤。